樂全集

九

詳校官庶吉士臣龍廷槐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欽定四庫全書

樂全集卷二十一

宋　張方平　撰

論事

西事箚目上中書

一寇每犯邊輒擒戮大將議者以為諸將各有親隨軍隊舊事凡主帥自有軍法近事此令不行故將帥接戰左右逃潰無以禁制在愚觀之此是軍中政令招討經畧司所當處置昨好水之敗任福等皆沒士卒散亡

欽定四庫全書

既多故韓琦奏請招集朝議從之請既無狀從亦非宜
從則廢法自於朝廷而收恩歸乎帥府不從耶或以致
不虞則帥府得以為辭而朝廷任其怨蓋軍中聞帥府
之令矣忽有朝命特旨三軍必懷疑懼若遇寇之際進
有敗形退無生路勢不委將降賊更恐倒戈内向夫將
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臨機制宜間不容髪豈有奏請
往復數千里待命者哉謂宜特遣使者或明降詔書責
問其情申戒於後此亦章朝廷防微之旨折臣下圖全

之計者也
一賊連歲入涇原漸引而深殺掠老幼毆擁畜產焚蕩舍
屋民不得耕穫樹藝緣邊籬落索然一空自鎮戎軍原
渭等州城垣之外南畝蕭條矣勢且與保安延州相類此後
供輸轉給公私益當大困漢法謫刑徒實邊唐制徙罪人
塞下今若令流已上罪鑄錢造印及諸為盜抵罪結羣冒
販禁利十人已上明知賊情而過致資給匿藏受分如此
等罪但為良民害情理蠹惡者悉徙其本身一房於邊

隨口贍田令自給食然後為什伍之法使相保察别為條目付邊臣以重法繩之所與稍耕塞上空虛之地

一四路分守其根本當在長安比來長安守備不設而騎寇每入漸深向使賊出上策乘勝豕突固可飲馬於渭水矣謂宜置兵蒲雍之間以重臣鎮永興而委以應接諸路候知賊有點集路所由入事宜審的即量衆寡部發應援賊退則引還本屯不惟壯根本之地遏奔衝之勢又足以安關中之人心免邊城之輸輓

一賊每入寇常以羸形誘我師將吏貪愚相躡而入其伏中以敗賊用此一策三覆王師即如昨三川之事若懷敏擁重兵依險要之地堅壁而勿與戰令諸塞柵嚴備以守即賊遂敢引兵深入頓於堅城之下攻則勢不能克留則無糧道可恃退而有重兵乘其後此豈與我持久之勢哉以是揣之必未敢越懷敏而趨渭州也故賊惟利速戰多方詭計務以致我也況我屢北之衆氣索勢衰賊驟勝而不驕法令明而衆整愚常以為此賊

雖無大志遠畧其實良將也以任福葛懷敏等抗之殆
未可與之決勝負於一旦矣今制賊之術莫如勿與之
戰但能全師嚴守賊必不敢深入若輕有越軼而我以逸
擊勞以輕銳邀重齎據要害以制勝庶幾乎其有功也
一竊思前後所以覆軍殺將張賊氣喪國威使邊事至
此未有勞還之期者其大失在於主將不親臨行陣傳
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惟祀與戎君所當親之所以為
重也自古行師何嘗有主將不至營陣者三代春秋時

國君無不在戰陣秦漢三國至於唐其間書生儒士如
諸葛亮杜預婁師德狄仁傑郭元振等不可勝舉凡曰
將者未有不在行陣者也不能親執干戈以鬬者有之
矣至於胡床羽扇從容於軍中可也主將在行陣則法
令專賞罰明士氣奮機便得不在行陣事皆反此自賊
犯邊境凡大舉入寇羌酋未嘗不親至也今諸帥授命
朝廷輒許之以不臨戎行去年任福等敗至今天下歸
咎韓琦即如昨者三川之事雖非王沿督責使趨死地

蓋懷敏等勢不得不戰王沿悉一路之兵付之懷敏而自留渭州空城之中脫若賊越三川而趨渭州懷敏守便宜不出渭州被圍而急則王沿將何以處懷敏雖朝廷固以為縱敵也懷敏雖擁重師而王沿乃其統師節制所稟故曰懷敏勢不得不戰在愚觀之主將不親臨行陣師出必無功不惟無功且必敗大事切在朝廷審議之

一令遣王堯臣西路安撫不惟弔死恤傷完補敗亡凡軍中利害之宜朝廷所欲計置更改之宜四路或有異同之

意因其行可悉條録令與諸將圖議凡士馬邪移財糧器
械有餘不足令通計議以聞朝廷則此後處置指揮庶
精悉矣

請罷陝西招討經畧司事

竊惟羌人叛命王師致討分命重臣委之統帥故授夏
竦陝西招討等使四路軍政實節制之空國事邊於兹
三歳師惟不出出則喪敗寇惟不來來必得志控要城
寨殘傷無幾内屬藩落驅掠向盡鈍兵挫鋭財殫力屈

去歲劉平石元孫之沒奪范雍節鉞今春任福之敗罷
韓琦經畧使中外皆謂朝廷威罰不舉責處太輕然猶
薄示損懲微塞物論安有權握大衆坐翫寇敵至於覆
軍殺將蹙國損威而曰我不預知是安用名為統帥也
昔自三代至於春秋列國凡起軍旅未有其國君不親
預戎事者自漢至唐興兵舉衆未有元帥不身先士卒
在於行陣者後漢段熲征西羌二十餘年未甞蓐寢訖
平羌虜若將帥奮身許國發憤殄寇有如是之臣則陛

下何憂焉事既乖失理須更張臣竊聽與人之議皆謂前後喪師非賊能敗我我自取敗爾何哉凡諸邊臣稟令招討司機宜事會不失之急即失之緩勇者不得施其力智者不得專其謀而又愛惡相攻異同相戾文檄矛盾人無適從且朝廷設此司所以使臂指相用首尾相救決衆謀於獨斷通四路為一家近如鱗府之圍雖非陝西彊域然為統帥苟急國患即未能請行赴救猶須耀師境上助為聲援陛下旰食軫慮遣勅使齎璽書

督之出偏師使遥邀牽賊後逗遛立異竟不奉命至使賊如蹈無人之境因以平豐州夷寧遠麟州幾陷今雖僅存勢已孤絶如秦人視越人之肥瘠一不動念但恐涇原鄜延即有警急亦必不能如首尾之相為救也陛下曲全事體乞還逐諫官與之一郡遂其自全之計且精擇逐路守將使人自為功家自為固量其邊勢配之兵力仍於永興益置重兵以為諸路根本以為人心鎮重春秋擇遣重臣出巡邊春則量禦備之力遷其軍馬入

就倉牧命守將修治城塹完利器用以待防秋之政令焉秋則閱其訓練之法蒐補之術審官吏勞能以明升降之典按賦輿盈虛以通貨食之計以嚴其戰守但邊城能堅其守已足弊賊若將率各盡其用自當有功伏願天衷垂納裁擇

論除渭州路招討使事

臣伏見制除其官代王沿充渭州路招討安撫等使者朝廷比分四路以藩屏西邊其間道路坦夷衆得大入

且車騎之利惟涇原故賊連年親來犯此一路覆軍殺將每來益深去年好水之役任福等猶力戰而敗驍將精卒器械彈焉朝夕竭力完補二年僅得成軍此來定川賊無亡矢遺鏃之費一舉而悉卷以去如蹈無人之境賊驟勝而不驕今明而衆整凡四大舉動無遺策氣燄益熾今既勝歸休養士馬若來年春首傾國復來我以殘破敗亡之餘稍更拓落不定勢且堂堂長驅有飲馬渭河之志則關中搖矣而北有強隣睢盱睥睨外為

和約濟其貪婪實用此賊困我意在坐收其弊以是慮
之則今關中輕重之勢天下安危之形在涇原矣某雖
涖官臨事粗有風力然未更重任恐不易當此劇賊又
新蒙奬擢中外未之信服至於三路舊宣力人見其驟
為之伍顧亦心有慊然且今來涇原人畜殆盡兵馬亡
幾一路蕭然無藩離之限此時施為經置動繫機宜乃
老將之所難非全才而孰與成敗所寄理無試可切惟
朝論更加審察必不得已或於三路中替換一人且當

此路所貴諳練邊政通知羌事人心物望抑有屬焉

論高繼宣知并州并代路經畧安撫等使事

右伏以并代一路控制西北兩邊羌賊自三年已來頻犯西路揣諸道守禦為各已堅知緣邊蕭然入無所掠攺圖趨利以故圍麟府睥睨汾晉之間今河西二城歸然孤絕河東千里各須設備此時謀帥匪易其人必使文能附衆武能威敵如繼宣者雖本將家其効官幹才衆多稱者然統帥方畧人未知之緣今并州不同諸道

是經營謀畫之始乃處置鎮撫之初須藉奇才方能集
事況太原大府諸務浩繁若繼宣兼領郡章何由專心
軍政誠朝廷為遣一有材望臣寮守州而令繼宣專總
戎事即封略有警不妨出援事權所付足相為助下猷
物議似合事宜伏乞聖心更賜裁定

論种世衡管勾營田不宜差知環州事

臣竊聞慶州范仲淹奏乞除延州知青澗城种世衡就
知環州事者伏以种世衡昨於青澗開創營田朝廷獎

其用心委之集事仲淹元奏只乞世衡暫到慶州教其部下營田及所請獲允世衡已到即復留占一昨罷省二師分為四路使人自為守家自為備遂路將吏稍得力者則其主帥各所惜之世衡既元隸延州忽為仲淹奏奪如罷籍續有論列則朝旨將安適從若諸路皆然互相侵競矛盾之釁恐從此始況世衡新承恩命方領使名宜推公共之懷以體朝廷之意環州管界雖接賊疆牧守之材終易推擢今夫衛邊之策惟足食為先臣

謂世衡差除所繫利害不細一則縻營田之遠計一則啓四路之爭端謂其所徇者輕所失者大臣先見樞密院劄子許世衡營田成日優與酬奬夫見勞授賞則人知勸自用兵西鄙於今三年未嘗聞一邊臣有能建一功利世衡獨於窮塞之上首創營田之謀迹有艱勤義有足賞儻為優遷一官責其盡心與田利比諸安坐而享富貴者茲亦未為過倖其環州或却令仲淹別奏舉一人以替魏明則於與奪之間似為得所

論雄州杜惟序事

臣昨到雄州見就移杜惟序知滄州蓋左遷也切以雄州守將委任甚重惟序雖未能有長才遠畧察其識用頗為通審去春已來值邊多事隨宜應副無大曠失臣比在朝聞議者多以昨蕭階之來惟序不合專遣通判接伴入界其時事宜蓋北人已釋兵聞朝廷未弛備戎帳不自安於燕京以故遣階走馬來使又涿州牒報先約定過界日分詳此事理惟序倉卒處置蓋慮止之别

名疑生事即責議益重也臣竊觀河北中路武臣守郡者悉出惟序之下其於崇飭廚傳惟序實不及諸郡向來雄州守將如葛懷敏輩是皆以善承迎得虛譽誤蒙採擢終以敗大事若惟序以守分務實而取殆恐非以勸邊臣者王克基前在滄州以賄聞今乃以引進使知定州張茂實徒以出使道途之勞自供備庫使授東上閤門使知瀛州王克忠無他勤效近得遙刺知貝州惟序當邊事紛紜之際應接一年事已定而更被責去郡

朝廷賞罰旌別於兹有累其杜惟序伏乞録其用心之
實不使廢於悠悠之毁得比茂實授一横行在臣觀之
諒未為忝至於任用之間亦望使之以噐令得盡其用
也

論四路將率追兵不赴事

臣伏見朝廷近以北人有渝盟之漸緣邊之急奏繼來
車駕聲言親征有司各為備擬抽換陜西兵馬待河北
事宜如聞諸路帥臣或有不時發遣至煩勑使從而告

諭向若北兵遂至衛突鑾輿果或順動倉卒之際兵衛
未集而又名發莫赴則見大事去矣歷觀古今之變為
國理亂之形外敵交侵無代不有惟是人主威命之不
行朝廷政令之不舉亂危之兆必從此始厥今事勢夫
如何哉猛不濟寛威不克愛朝廷命令邊臣易於違戾
邊臣奏復朝廷難於執持原此恣慢之端悉由姑息之
過即如昨者除四帥觀察使故事尚書丞郎之帶職者
得換廉察錢若水罷樞密副使徐乃授之馬知節罷樞

密副使止除防禦使陛下優矜邊寄特示恩榮今四人者職皆直學士官郎員外而乃正其名使之總戎厚其禄使之撫下本朝之意夫豈為薄誥命已頒章奏沓至妄生意見覆為疵嫌就或強拜乃懷大慊甚焉者致欲繫獄請罪當之者猶以班叙為辭朝廷一切含容君命益成輕削臣誠愚褊竊獨憤然儻陛下之威命行朝廷之政令舉罰戮在後爵賞在前必信如春秋不測如雷霆使中外僚寀震慴奔走則天下之智力不勝其用矣

何故屈大公之法伸羣下之私如是之惴惴為哉昔有志於尊主庇民者遭世多難感慨投袂徒以大義激烏合之心猶足以外攘敵國內寧社稷若據土宇握士衆閫國有急觀望晏然乃心王家夫豈如此儒臣猶爾使武人暴夫顧望傚效則履霜堅氷漸不可長也此臣所以竊懷憤惋實為宗廟深慮若中使回奏其諸路有不奉詔伏望聖斷特遣朝臣之通識理體者按問其狀嚴行責削以謹下之銜勒以正國之紀綱思患預防古之

善戒惟陛下亮察

請選差北使文武官

伏以朝廷修好北人歲月深久比來遣使多出恩澤人材智辨鮮由推擇今西疆未寧諸戎心動北方事釁頗有異聞孔子曰使乎使乎葢歎其使才之難也且謂使于四方不能專對為辱君命古者兵交使在其間今乃以行人將命之重為徼倖恩澤之資徇臣下之小利輕國家之大計諒非謀議之不至葢由因循而習然今北

朝賀聖節人使且至日近當差接伴臣竊以近例差接伴
者便為奉使彼國之選臣伏乞此後遣使宜加審擇若
使得其人才畧足用可以發聖朝之光采揚大國之威
靈覘事先機所助至博折衝排患此誠要務

論廣信軍諜人事

臣昨過雄州訪知廣信軍有勾當事人易州進士梁濟
世為北界事發拔身自歸知軍劉貽孫奏乞令赴闕量
材録用朝旨下河北沿邊安撫司指揮廣信軍令婉順

約迴不得收留切以今來邊機雄州廣信軍實為耳目若非諜人往來探報敵中動静何從聞知凡我諜人即彼姦賊為利誘使致家死地事泄於彼故當我歸此不收留使之何適若來無生路去為大戮爾後諜人豈復為用邊臣守將坐成聾瞽朝廷先事制勝之術踈矣其渠濟世伏望指揮沿邊安撫司令與資遣候到闕特與量材處置所貴邊臣有以使諜人朝廷有以責邊臣此之事機極為要切

論京師衛兵事

京師本古之陳留郡天下四通八達之地自唐室已前嘗為重藩五代朱溫始封梁王後因其宮府廣而為都五姓相承共十一帝四十九年亂亡之速自古無有抑由都城四向無險阻之形藩籬之固逼近強敵方鎮握強兵於外乘禁衛之虛弱末本倒置也國朝太祖皇帝深慮安危之計始削諸節度之權屯兵於內連營畿甸又修完西京宮內蓋有建都之意然利於汴渠漕輓之

便因循重遷先帝通好北國即叙西戎爾時可以減戍消兵致生民於富厚矣太平三十年使軍士坐費倉庫以困天下非不深思遠謀也知祖宗本意依重兵而為
國勢不可去也近昊賊犯邊漸發禁兵西屯四路在京軍旅所留無幾今又北人事釁已萌兩敵合從人心搖動外有武帥分總重兵而宿衛之師日益單寡尾大不掉根虛必搖勢之當然不可忽也願留聖慮為社稷計
京都宜擁重兵以封殖根本且乞勘會見在指揮人數

若果鈌少請從內出金帛名募材力訓齊教練必須精鋭以充禁衛無更外屯夫猛虎所以百獸伏者以其爪牙利也若虎而去其爪牙則犬豕麋鹿皆可以相狎兵衛者國之爪牙也足兵足食乃可以威服四方彈壓奸亂矣

論州郡武備事二道

西疆征戍未解天下州郡兵累次料揀赴京江淮已南空虛尤甚無復武備日來逐處盜賊連結剽劫城鎮聲

勢甚張至今不能誅擒自古盜賊之擾攘不啻四夷之
患漢唐之事為鑒不遠國家創五代之亂削方鎮之權
誠為強幹弱枝之術及茲澈也無臂指相為用之勢通
都大邑吏守空城而已慢藏之誨不可不慮今諸道提
舉兵甲司向來領為虛名但朝廷稍付事權則猶有古
者方面之制應提舉兵甲州軍乞慎選長吏而為除本
路鈐轄一員各令本路募兵量其山川險易封畧遠近
而約置兵之數常令教閱務為精練朝廷更不行抽揀

本道亦不得閒雜差使遠出其一路巡檢使臣縣尉諸捕盜官吏使得廉察其能否勇怯而升黜之所部郡縣强惡之民累犯罪禁者械送本司酌情法移配有寇盜結集之處量其勢力督遣巡檢等領兵甲捕逐若賊羣黨稍衆則本路鈐轄親督吏兵會合掩殺漢制刺史太守率以盜賊分數為最負其賞罰條目乞自朝廷比議指揮所異郡縣武備氣勢相應萑苻不逞望風知懼肅清盜賊消弭厲階

又

臣前在諫院累曾論郡縣武備所陳意見朝廷未加精察比來軍興多事賦役煩數顧亦天幸而屢有年姦游之民猶聚為盜至擁旗鼓入城邑殺吏堂堂無所憚不幸而荐饑民艱食勢必羣聚蜂起為盜或數輩匿村閭至聚吏兵千計縣鄉為之殘潎而不能時擒即氣燄稍盛兵連禍結豈在邊患也漢唐之大業未嘗無邊境之患至或長驅而犯宮闕然無害於根本之固及黃巾巢

賊竟以大壞天下國家創艾五代之亂藩鎮不得擅兵常番禁旅外屯州郡乃自近歲悉還戍邊其州郡兵之壯者亦率點選配諸禁衛所餘乃罷弱羸卒供雜役使官吏導從而已豈知執兵之事今愚細之民知窺此隙故昨王倫等賊起沂州並淮渡江歷數千里若蹈無人地乃始下京師之甲而趨躡之使民閒而有姦桀豈不生易朝廷之心歟伏以先朝置諸道提舉兵甲司所以專督盜賊抑有經遠之旨粗存方面之制比來忽略領

為虛名今能稍付事權自可外張形勢計諸藩郡有兼
提舉兵甲處其為要地自用重臣鎮守自餘地望稍輕
亦領此名者不過七八誠選用有風望方畧之士以任
長吏各於本路除鈐轄或都監一員量其路分輕重提
封近遠約置兵之數令於本郡及所部州軍見兵中選
取壯強集成指揮因昨所置武衛為名而廩給之若見
管兵籍取不足則令招募及數明降朝旨更不揀選調
發赴邊亦不得輒差遠出內有逃亡隨即完補所有器

甲必令精良每道選差班行使臣一兩人或令長吏薦
舉比監押巡檢資叙專管敎閲若所部郡縣有寇盜結
集之處即量事勢發卒赴應使之統領追捕其所捕州
軍都監監押巡檢縣尉諸督盜官吏令得察廉其能否
勇怯以聞而升黜之若所部郡縣強惡奸蠹之民得以
檢察追逮按情科罪移配遠方若賊羣黨稍衆鈐轄都
監親督吏卒會合掩殺自餘賞罰科條更自朝廷比議
指揮如此則不惟壯郡縣武備抑稍復方鎮事體庶以

式遏寇虐消除暴害

請申勅諸道兵甲司專督盜賊事

伏以兩浙一路仍歲饑歉近京東西河北等處今歲大無禾麥自秋冬旱首種不入必恐向去人户多有流移或奸游不逞聚為寇盜昨海州奏盜殺巡檢縣令未見擒捕朝廷舊制委諸道提舉兵甲司專督盜賊至如兩浙則杭州提舉浙西越州提舉浙東京東即青徐兖鄆各兼此職比來諸道領為虛名伏乞特降詔旨申明條

約應災傷荐饑之處委之賑救一道仍許舉劾本道都巡檢使臣等耄懦弛慢者選擇材幹之士以為提舉兵甲司大藩長吏使嚴督支郡務清姦宄所冀安輯流亡使疲人存濟除翦寇盜俾州縣肅清

論京東西河北百姓傳習妖教事

臣聞京畿京東西河北民間傳習妖教寖盛比曾上言乞加防禁葢愚俗傳習初無惡意漸為誘惑因入於邪州縣官司因循不切覺舉至於法寺議斷又亦例從寛

典以故愚民公然傳習僧徒讖戒里俗經社之類自州縣坊市至於軍營外及鄉村無不向風而靡所由來者漸矣近貝州妖賊傳云憑恃妖術朝廷加罰按察等官自縁素失防檢致滋竊發故降新條增損舊文重故縱之坐然閭州郡頗有告發妖事者中使馳傳捕妖者近已數輩竊慮姦人乘便搆造疑似以干賞利官吏希風不詳事體枝蔓考逮以及善良或挾怨讎更相攀引榜掠之下何求不獲則平人自誣皆為妖黨上致朝廷深惑

下使人情惴恐伏望聖慈深察此理特降明詔應今日以前傳習妖教人並與除罪內情涉不順徒黨已成者即令勘奏今日已後仍敢傳習者並依新勅施行夫制天下之動者待之以靜而已使事循於理淑慝有辨則安天下之道也

論天下州縣新添置弓手事宜

今月某日本路轉運司牒錄到勅黃以近日諸處揀移兵士上京慮恐州縣別有盜賊特添弓手准備防護者

茲誠朝廷約用兵農之法深戒本末之備者也伏緣天下州縣之長吏通明之才甚鮮每詔令頒下雖畫一丁寧及其施行猶不能詳舉儻又示之大體約束不盡則諸郡縣承用者駮人自為見措置乖宜況今所差弓手遍於天下賦役大事理宜均當經始出乎多算慮終冀乎少弊臣誠淺識早塵詔選敢以千慮上禆萬分其勑文有條制未盡事件及臣外有所見八條謹具列于左

一勑文逐縣除舊管弓手外據見管主户每一千

户差點弓手五十人一萬户五百人如不滿千户及萬户已上據今所定分較比量差點者伏以天下大縣有及五六萬户者若縣管主户五萬則所差二千五百人非惟人數過多民户煩弊或地處遠險或歲逢荐饑或守令非人或姦猾乗隙聚兵資寇亦不可以不過慮也欲乞諸萬户已下縣所差人數一如勑文處分即萬户已上亦以五百人為止縁雖小縣不可以無備雖大縣而選兵五百亦足以自衛矣如此則輕重之勢平臂指之力均矣

一勑文弓手須於見管帳籍主户差點者只如臣州管内户籍有升降帳有桑功帳並歲上於户部升降帳所管主户二萬二千三百有餘此蓋官吏受俸約此户口數也桑功帳所管主户三萬七千六百有餘此乃州縣户口歲有增益之數也而州縣賦役各有五等户版簿常所據用切慮逐處拘於帳籍二字致有點差異同欲乞明降處分州縣止以見用五等版簿見管主户數為準則天下之役均焉

一勑文所差點弓手其第四第五等户如委實貧闕雖有丁數即不得一例差點者乞令諸州縣先從物力人丁最高户差點第一等不足即差第二等第二等不足即於第三等比並資産丁行高強者點定所有合供州縣色役依舊輪流差遣見供州縣色役者暫免弓手已畢役者却充弓手非惟先富強而寛貧弱夫高貲之人各有護惜家鄉親愛之意故必重於犯法至於合用器仗亦有力置辦各得精好自然天下差點事體均當

一勑文令逐縣剏置教場每歲起十月後至正月終常分番
勾集教閱自教閱時每人支日食米二升十月後雖是農隙
集教日長民亦不易又約計逐歲人且支米二石四斗
今諸州郡倉廪除上供外留州支遣例少儲蓄即如臣
州在兩浙中戸口不多所差點弓手若據主戸實數猶
僅二千人若據人數例支給日食歲支米四千八百石
將多補少計天下支費其數不啻一百萬斛若令逐縣所
點弓手便作三番教習當教習時即支與口食已教放

歸便截日住支即如三千戶縣弓手一百五十人每番五十人赴教每人歲習四十日而已人不失業官不費儲是減天下糧給之費三分之二也

一敕文自教閱時量借甲弩器械教習披帶教罷便仰管轄官員收納入庫其弓箭刀鋸及木槍桿棒之類即許自置以備本鄉村教習者夫奮梃揭竿猶足以資嘯聚之勢況人知鬬戰家有利兵不可啟也請令逐人所置弓箭器械各自標認悉納州縣每當教閱及遇有盜賊勾抽會合

之時據數給付事畢隨納常令官吏點檢其有損動即

畨次給出各令修撰

一勑文所差弓手每五十人内選差會武藝有身手者一名

充節級每五百人更選有家活好身手能武藝者一名充指

揮使者伏以内地州縣與河朔不同河朔所置鄉軍本備戰守

之用故依軍法立為階級以相攝制又逐州軍各屯强兵勢足

彈遏今内地州縣人不習兵但財力相雄富役貧强暴寡

其兼并豪猾之民居常猶吞噬貧弱為鄉邑害況公使

之相制乎夫能為五百人長是必鄉里之大猾者非惟為貧弱之暴吏且有患之大者彼前世之大寇乘饑擾之釁奮臂猶足以為天下患況使之有素練之士甲兵之利乎茲事體大有安危之勢焉請令所點弓手每十人團為一甲置節級一人使歲一替換依次更番補充其指揮使之名伏乞省去逐甲人少則節級易為拘管呼集更番補充則不相攝服亦馭民之深策也

一敕文所點弓手須是少壯者充與免戶下諸雜差配伏

以天下州縣人戶大抵貧多富少逐縣五等戶版簿中等已上戶不及五分之一第四第五等戶常及十分之九故國家諸雜賦役每於中等已上戶差科所以惠貧弱也今富強之家盡占為弓手即諸雜科配悉出於貧弱倘又姦吏因緣騷擾即縣鄉益困今若分番教習每歲赴教止四十日而官與之食富強之家未為有損而乃虛免差配貽患下戶欲乞令州縣諸雜差配一切仍舊但嚴行條約所差弓手除教閱外州縣不得有勾抽

差借諸般追役或有強惡賊徒結成羣黨勾抽會合之時亦只許隨近勾點令佐親自部勒掩逐不得令公人押領淹延團聚如長役弓級者壯等一例監捕之法若縣鄉小小盜賊至于持杖竊盜非羣行攻刼者亦不得擅行勾抽免致官吏接便恣意聚散即其受利過於免差配之患也

一每歲教閱之時乞令逐州知州通判一次巡行諸縣以按閱之或所點人非壯健器械不完利行列不整訓

習不精移易簿帳減削糧食諸事其逐縣令佐各行勘罰其弛慢甚者具事聞奏乞朝廷嚴行黜責右具如前臣以不材猥蒙郡寄區區之誠勉思裨補苟有所見輒奏朝廷伏乞聖慮裁擇儻有可行事件伏乞畫一列為條目頒下州縣使榜揭之戒勒官吏務在舉行

睦州奏請州學名額及公田

臣聞古之王者建國君民敎學為先古之敎者家有塾黨有庠遂有序國有學故三王四代盛德之世上自天

子外及庶邦其所以化民成俗之道未有不以學為先
也伏以新定古城山俗淳澹民風順睦以得州名邑有
俊選之材野有名節之士先是太平興國九年知州故
左補闕田錫始建今至聖文宣王廟及上請九經書于
朝蒙恩給賜今見收管至景祐元年知州右司諫范仲
淹拓廟西垣建置學舍樹立講堂至寶元元年知州都
官員外郎胡楷增新廟宇基構嚴敞及臣到任塗墍茨
以畢工焉伏望陛下崇導德敎之源廣勵學官之路俾

是遠方之俗仰霑天子之光特與恩賜州學名目并乞於管内荒逃係官田内量給十數頃以給學糧選官以領其教職置籍以會其物費庶游學之士獲安肄業之所使郡為鄒魯家為洙泗風化所被恩施甚美

欽定四庫全書

樂全集卷二十二

宋 張方平 撰

論事

論遣使往陜西河東等募强壯充兵

臣切思此舉事繫安危敢竭微衷上禆國論謹列不便事件及臣愚所見如左

一自去歲初降勑命點差强壯弓手之時民間喧然皆言此時點差雖以强壯弓手為名實欲點補軍籍勑旨

屢下丁寧再三諭以朝廷點差之意只要各護縣鄉必不起從征戍郡縣又多方安輯民猶猜譁及令去冬教習尋放歸業鄉閭竊語方以少定然名在弓手之籍者居常搖恐不自安每聞一使出行州縣輒相扇動謂來調發今此命忽下果如民所素料此後命令無復可信此其不便一也

一宣命雖令使人掐名情愿緣先來點差弓手多是高貲之家例皆衣食無闕豈有情願充軍之人臣聞所差

朝臣已相與議云此來受命朝廷意在倚辦若至郡縣無人應募須與逐處官吏迫致之爾竊惟所差使臣蓋以朝行集事尋常淺見之人復思郡縣官吏材術足任者無幾今既設以賞利惟知用心干蹈若其謀之匪臧或至變生不測姦猾乘釁相激譟聚萬一驚擾更成厲階此其不便二也

一所差使臣既與郡縣官吏抑迫百姓令伏充軍即須團結押赴京師充軍之人既非情願若其上路因與親

戚離訣更有悔心中道逃散安能防遏既不敢各歸本土聚依萑苻遠近相應展轉結連或姦豪之有謀乘郡縣之無備其勢一擾必勞安輯此其不便三也

一今京東西路頻為饑歉民既艱食居常猶為寇盜一夫首難奔赴必多此其不便四也

一强壯弓手各在郡縣未去農業若朝廷用漢代更之術因唐防秋之法入耕出戰遞為防戍則是農不去業兵不乏備不因帑廩之積常得丁壯之人今既籍為正兵處之

連營則其衣食財用終身仰給縣官此其不便五也
一已降御札冬至將行郊禮遠近郡縣尤宜肅靜
夫愚而不可欺弱而不可勝者百姓也綏之斯和動之
斯危武有七德安民為本事規未兆敝猶不救若
又迫之是啟亂也則朝廷之憂不在四鄙夫禍起所忽
慝生有階秦之勝廣漢之黃巾唐之巢讓是皆始于烏
合之衆此其不便六也凡此六患昭然在目不可不深
慮不可不過防臣以一介賤微見識淺近誠不足以參

國論賛聖謨但以職在諫曹義當有犯無隱故陳愚管
上祈裁擇臣謂陜西河東其近裏州郡乞將前來㸃差
強壯弓手等中分其半戍邊每九月防秋至二月放歸
歳一代更留其半防守本州以時訓練當就戍之時依
出軍人官與裝費冬給衣賜日支口食蓋民所以懼乎
籍之為兵者不惟前冒鋒刃矢石之難且重去其土終
身與親愛姻族永相隔别此其大慼也今若番休遞戍
終是不離本鄉兾望邊事漸寧即當息肩安業昔太宗

皇帝籍兩河之人以為鄉兵于時識者亦悼其失策盍
不若因兩河強壯使之捍邊壯者入籍衰者出役不衣
庫帛不食廩粟邊不闕戍民不去農何在乎蓄之營堡
而後為官軍也又聞于時籍鄉兵之際因大軍方集之
威猶恐其亂乃密誡諸州郡尅期一日而事畢故民雖
姦謀相動不復及之今朝廷既惜強籍之名又為必籍
之事命兩朝臣分使一路周環三二十郡幅員三數千
里或未能親到但行文移州縣官吏方且各率所見異

同紛起但恐使人一出民心一搖後雖悔之或所難及願朝廷審加圖議事不憚改追還所下逐路轉運司宣命停所差官勿遣實天下幸甚國家之福也慺慺丹誠竊冀昭納

論弓手強壯充軍不便事

近覩宣命差官往陝西等四路募強壯弓手之充軍者事甚不便已於十九日具狀奏論未聞朝廷別有處分臣不勝憂疑敢再論其事至諸名募之狀已具條陳今

但言其必不可之理有二若名人情願充軍者而後籍之臣料必不集事今此遣使徒使朝廷失大信於天下州縣惶惑人心驚擾而已必欲集事則非強致之不可果強而致之喧譁相動禍變不測故此名募寛之則事不集急之則促亂臣前言所謂必不可之理有二此之謂也臣雖愚淺忝居諫列非不知邊陲勢急戍備事大衛兵禁旅調發不足今日之舉蓋朝廷非所獲已臣愚深思募人所以防禍難若今之為人未必為國家用適

所以致禍難者但恐朝廷之憂不在邊鄙而在四郊之外矣向者羣盜竊發潛匿山谷發卒數十倍捕之猶不能即擒久乃幸得自潰近日州郡奏報比比有姦盜相聚又京東西旱澇相仍民方艱食正月向盡首種未入朝廷尚須留意安輯振其不足更下此令民心謂何凡民之籍者四路不啻三十萬人今各不自保於去留之間此其構扇唱和可不過為防慮萬一不逞之輩乘隙嘯動臣恐郡縣官吏不棄城而遁即拱手就拘雖以壘

翟之智不能以無備守也以陛下神聖威德而宗廟之
靈天贊神助則臣非所敢知者若專以人事料之但見
危形未見安理往者唐氏自高祖至懿宗傳十九主矣
其間戎狄侵軼數至畿甸大盜滔天輿駕出狩屢矣而
卒全大業者所恃民心不去根本未搖信令尚行也及
懿宗之世南蠻陷交州大起天下兵轉貨食以事之徐
方戍卒相率回戈連陷江淮遂啓仙芝巢讓之寇生民
塗炭因此危社稷今日之舉唐鑒未遠也夫賢智之謀

事有萬全之形而後有一跌之虞猶不以僥倖為之今天下猶古也陛下奈何處成敗之計如是之易乎伏願陛下更與大臣從容講求至如京東西州郡見管廂禁諸軍亦不少比州郡患於乏人每使命揀選不無多名留占若量逐處民兵隨其衆寡分番於本州防守盡代見軍赴邊此亦人情所便也朝廷機事非臣詳知揣摩以言精切未盡屢展螗蜋之臂上冒雷霆之威葢惟大義之所存故於蕞軀而無愛不勝宗廟之憂區區激切

之至

論點選河北強壯事

臣竊聞朝議於河北強壯三十萬人中點選二十萬人將以備邊蓋三分強壯之數取其二也比來朝廷令下患在郡縣守宰多非其人智見疎謬吏因緣為姦以至侵害百姓今若不明為約束槩令點選少健但恐法出姦生令下詐起豪富而強少者獲免貧弱而老劣者被遣不惟民受其獘且致兵不得精今北鄙即有繹騷國

家情以為備者在此強壯爾茲事體大處置宜詳臣竊聞河北諸郡元點鄉丁之時不拘等第貧富但戶有三丁者點一丁五丁者點二丁七丁者點三丁八丁已上點至四丁而止今若令戶係三等已上者據其元籍丁數盡取之四等五等者各減一丁至如戶有五丁即點一丁七丁者點二丁八丁已上點至三丁而止如此則貧下之戶得以寬其力郡縣之吏不得措其姦竊料樞府必有河北強壯之籍試以勘會等第約比之制必亦

不減二十萬人也夫子曰不患寡而患不均天下之事宜均之大者賦役為大矣伏乞聖慈特賜裁處

請選湖南安撫職司長吏等事

湖南蠻猺久為寇患跨連數郡被其毒害比來委任劉沆楊畋等以便宜從事兵連禍結屢致沮傷損國威靈陷民塗炭湖湘之外賦役煩興因循五年賊勢益大抄掠殘暴不可勝計夫以唐室之盛其成敗之迹可得而言自河以北即為寇境皆死命劇賊數穴深固僅二百

年然而終不敢窺覬河南尺寸之地至懿宗朝緣安南之亂發方鎮之卒戍之遂有龐勛之事天下緣此以至瓦解龐勛一卒非有雄材重勢但以患弭於豫防禍生於所忽爾則朝廷之憂不專在於西北也若劉沆之輕踈楊畋之迂率近已除代而罷之然劉夔之詳雅清介以當鎮守之地可矣其臨事制變恐難獨任本路轉運使提點刑獄亦恐未盡推選宜為擇遣材謀精敏之士俾相協賛以共圖議諸緣溪峒州長吏並乞檢校簡才

以處務同綏集以救數郡生民之命

請監防交阯人事

近聞交阯遣人入貢見已在道頃來朝廷以其外藩小國諸事忽易之緣路至京並無防閑恣其出處與州縣交通交阯近歲併占城邑其勢稍張又與廣南邕儀諸溪洞蠻婚姻連結今湖湘猺賊尚未夷剪嶺表遐遠事宜留意向來國家所以待夏州人使事可為戒也欲乞特遣小心廉慎幹事使臣一員密諭之意令往前路押

引交阯人到京及回出界除依常交易外使無得恣與諸色人交闗通接外若朝廷稍加恩遇之意實以周防姦詐事體為便

請延名近臣訪議邊事

臣微聞外言北人不守封畧築城鄙上邊吏諜知料閲兵馬且復遣使來事固未審虛實然國家與之通已四十年事窮必變起利盡則交疎理之常者顧但紓緩歲月北方諸國覊從於彼者如奚高麗達靼常内懐不服

特強役屬之爾去冬彼以衆臨河西自謂拾芥之易既而遁散以歸內羞諸國且疑我之納夏人既羞且疑則其起辭生事思有逞於我豈保無他夫兵危事也不當易言之若信好可繼朝廷豈願事北敵即事至於不獲已亦在上下奮厲講所以折衝之策圖所以式遏之算河朔之兵不啻三十萬邊境千里塘水居其八得以專力而控其要害城邑樓櫓守在九天之上若頓重師澶魏中山堅壁而勿與戰清野以待其敝出奇伺便邀其

重歸是不可勝在我可勝在彼矣且彼久與中原通甘心豢餌其貴人習於驕佚其部人不練於戰鬬於其末俗衰敝已甚而又母子兄弟內結疑隙上下離貳持去就心此其亂危之形中國可乘之機會若朝廷有意於遠畧幽薊可圖也尚實能為中原患哉誠陛下震其威靈廟堂審其計議內外文武各致其力使彼一舉而不得志不有內變必有外叛諸國勢且瓦解山後之地天其或者使復合於中土未可知也臣願陛下思患預防

考諆事先秋氣漸清宮殿凉爽時因燕閒延對大臣俾
各盡其謀猷以定其帷幄一日有邊境之急庶無倉卒
之擾今西疆粗寧縱不保其久未有旦夕之虞也其將
校可任者稍徙河北使得與士卒相服習漸諳土俗至
於選官吏峙糗糧繕器械葺廢牧皆今切務而可以素
備者也備而未用為政之常臨事紛紜何以鎮静此皆朝
廷麈熟之論而儒生之常談臣忝在近班愚慮所及不
敢自隱惟宸鑒裁擇

論西北將率事

昨北使蕭英等回朝廷處置北鄙雖增兵飭壘事為之備然所遣將率未盡推擇臣聞之軍志善待敵者無恃其不來也當為不可勝恃我有以待之故城雖堅兵雖衆財用誠給苟將率非其人無足恃已故將者人之司命國家安危之主惟陛下念兹在兹即戎騎敢越封畧使楊崇勲在鎮定夏守贇在瀛州劉渙在滄州張耆在河陽陛下得高枕乎雖愚夫童子亦知其必敗事也蓋

朝廷非不知崇勲等之不足使也迫於用人之常體慊然而遣之爾必欲上寛倚注之憂下為衆論所信自非已試之効者不足賴也勢不得已莫若且取陜西偏裨之知名者如狄青范全輩每路輙徙一兩人况自西鄙用兵已來三年于兹立功將士如青等未嘗得一到京輦仰望天顔若以此為名召之赴闕量其材器稍遷用之追崇勲等使奉朝請議者必謂西北事均若青等被奪必恐西帥有辭且陜西四路各據千里之地連城數

十官吏將佐以千計勝兵衆矣豈不能選練偏裨以自為用一旦天子登一小校于朝而辭焉愛君體國者義不如是及茲盛夏邊未有虞可速致之比富弼使歸幸而盟好未渝即各還之本路若敵騎南向且使分捍北方事機所懸乞賜裁察

請委夏竦經置河東事

竊惟邊事河北河東為慮均也河北有塘水之險城池樓櫓堅完糗糧芻槀有備至於器械防守之具甚設而

有河洛以通漕輓其控禦之勢皆有素也若河東鴈門太原乃自古匈奴入寇之路土瘠賦重其民貧山險難於調運事事之備非河北比也比年以來二敵構釁北人得以西事為名駐帳雲中修築城堡輸輦委積堂堂道路臣恐他日二敵解仇合從勢必為并汾患兵法固有出於不意避實擊虛者矣伏見近降制付夏竦以河東知朝廷留意已深矣夫河北東於盟書一動一為輒有顧避河東介于二敵之交而處不疑之地得以用意

規畫先事完備間茲二邊之暇宜專力于此方今因夏
球朝覲願陛下親諭此意屬之經畧朝廷庶事為之應
副則一路寄委不為虛授也

請令二府各舉將率事

臣竊思二敵通謀三邊設備外則民力漸困内則府藏
寖虛將帥既少才謀兵士又非精勁安邊攘寇未見長
策天下之勢深索維持惟是用人尤為急要直須不次
選擇材能伏乞陛下特降宸旨令兩地大臣人皆舉其

所知或有智勇堪任將率勤幹可治錢穀但其才用明
有所長者各舉三數人俟其舉上陛下以暇時御便殿
將所舉奏面質舉者其前來已試用之迹及將來堪任
使之狀使據事實陳其行能衆以為然即與進用不惟
拔擢得人亦可以見大臣知識之深淺但用得其才人
思陳力即可以下集衆務上分憂勞也

請選擇河北沿邊守臣事

臣頃年奉使見北邊塘水渺渺如江湖間有淺深舟車

皆不可渡蓋占北疆三分之二敵心依依南望而踟躕
抑知此之為憚也國家與北通且四十年所以經畫禦
備兹實功利之大者其塘北州軍若雄霸州廣信順安
安肅永静等軍尤為要害何哉有此州軍則塘水之險
為我有無此州軍則塘水之險翻為敵用自慶歴二年
為敵要盟更易誓書縁邊州軍不得添屯兵馬邇來諸
州軍戍守漸虚臣計河北備豫之策莫此為大使敵而
見此利盜機竊發出於不意襲取一兩城則四十年功

緒一旦而失之河北之勢搖矣伏乞朝廷深用意推擇此諸州軍守臣輯和其軍民周防其窺諜其見在兵馬先行戒勒諸路部署司緣邊巡檢安撫等司緩急不得那移抽動常加訪察過為之慮北疆之切務也

請朝廷先圖議待契丹人使事

臣受勑館伴北朝人使自雄州奏到至今已多日猶未聞過界臣愚輒過有所慮不敢不致諸朝廷臣過為慮朝廷過為備事愈於忽之也竊聞使來之由邊臣所上

事宜以為往討呆族使其事止於此可矣一昨西寇遣人稱和北主自以為功至於其事詰孫抃等此其責謝之意不淺近楊守素之來如聞和約漸合今彼若聲言西征因而點集且使朝廷不得為備候守素出境得我之情而後遣使者以來因以其衆留境上以待報又其邀求有必不可從之事萬一敵謀如是未知朝廷何以待之比守素之來朝廷料賊情誠耶偽耶廟堂之議密外莫得聞如出於偽也則二敵 固有異謀矣守素入延

州其來意具見及其到驛且留二十日屢請還國而後遣之外議以是窺朝廷處置大事為慮不素定夫謀國料敵不先事於幾微禍發而後救之是不知曲突徙薪而必待於焦頭爛額爾今北使此來事意尤不可測臣誠願二府先熟為之計有以待其所發而即應之若事至時而後議即恐倉卒有所不審者緣是亦使足以窺我深淺寖生輕慢惟陛下與大臣詳慮

請省緣邊騎兵事

臣近因減省緣邊供輸之勞紓天下物力之困今雖峻行裁節精為鳩聚若會所得冀究諸費是猶益之以畎澮泄之以尾閭量入為出非所以持久者也伏請選擇近臣令奉明詔分使諸道就諸邊臣與之深議所以豐財嗇用守備經遠之計内外相應本末同體庶幾乎功利之可舉即如緣邊騎兵計畜一騎可以贍卒五人西戎出善馬地形險隘我騎誠不得與較走集也多留馬軍既不足用徒索芻粟今方北備北敵乃是用騎之地

乞以陝西新團土兵多換馬軍東歸一以省關中之輓輸一以備河北之戰守

論地震請備寇盜事

臣伏見諸路地震自荊湖川陝山東河北河東陝西至于嶺表相繼未止比者沂州地震于後兵難及今適定此際登萊山崖摧圮災異所示恐不徒然歷考前志之言蓋地主陰陰者臣道也民也蠻夷也推之今事凡任内外之重即無權强之臣則今事之可憂者外備蠻夷

而内撫民爾西北二敵朝廷以為大患故於守禦素為用心至如湖湘之間蠻猺作梗一方塗炭七年未解近日衝突稍及嶺外如或不即平殄事亦不可輕忽而又海南交阯氣燄漸張路接邕容頗連谿峒南方之事理須經畧昔唐室之盛屢有中原之難蕃戎再入京城而王室尋復寧定至懿宗時安南都護李琢失于撫御蠻寇侵擾遂至用兵度支困於餽食方鎮疲於更戍因而有徐州龐勛倒戈之變天下緣此以至危亂則知事嘗

起於細微禍常成於所忽也至如京東西兩路中國根
幹畿甸屏蔽緩急所資常須安靜以鎮天下然每患寇
賊淵藪其中所幸歳得豐穰必不大至連結若因之以
邊警加之以饑饉法不勝於姦宄亂必始於鄉閭何以
言之自慶歷初遣朝臣分往京東西等路招刺强壯弓
手充宣毅軍俄又聽其傭人自代于時臣知諫院固爭
此事朝廷已行不為停罷今民力所以大困國用所以
一空葢由一舉之失也其諸州宣毅悉聚游惰不逞之

民非有材力技勇之所程選也後緣光化軍軍賊竊發
朝廷條約失體姑息過當如養驕子轉生怨懟臣比在
審刑諸州奏到宣毅兵士文案無月不有大則謀欲殺
官吏刼倉庫小則謀欲殺民户入山林多至三五十人
少亦一二十人以告賞之科重故有謀輒被告發雖敎
閱乃同兒戲無益軍國坐竭官私不征不役居惟念亂
脱乘釁閒必有應嚮之勢此其亂階一也初點定強壯
已屢經敎閱鎗刀弓弩各常學習及後招刺之時既聽

傭人充代而其強壯本身並有身力例各不勖農業遂
樂惰游攙擾里閭侵凌細弱趨坑冶以逐末販茶鹽而
冒禁儻緣凶歉搆扇流民結為盜賊必先此類唐之巢
讓由此起者此其亂階二也又京東西之民多信妖術
凡小村落輒立神祠嵬嵬之民惑於禍福往往奔湊相
從聚散遁相蔽匿官不得知惟知畏神不復憚法寖使
滋蔓恐益成俗漢中平元年黃巾賊天下同日起凡三
十六萬衆各有部率由積妖而成也晉盧循輩乃歷代

常有此事此其亂階三也所謂地震之異儻在民與蠻夷此其最可慮者潭州劉夔清素士也恐非應務之才邕桂長吏尤宜推擇才畧宣毅冗兵漸謀消汰之術民之先在強壯籍者其干法冒禁謂須別立峻防頻閱民間猶多當時教閱兵仗亦合嚴降約束收納入官村落神堂令所在毀拆密加察捕民之習妖者此亦思患預防之大畧伏冀採納施行

秦州奏嗃厮囉事

唃廝囉據譯佛謂唃兒為廝囉漢語佛兒也本名欺南陵溫籛逋西域武三咩人蓋唐吐蕃之裔吐蕃在唐為大國威長夷狄大中以後部族衰散然其種貴羌戎至今尊服武三咩去今唃廝囉所居青唐城經隅諸番極遠其祖父名字未詳但傳自唐已來世襲為結逋據譯結逋天子之號乃借也太宗朝李繼遷大為邊患西鄙不堪其擾設重購以募諸戎討賊既而西涼府首領潘羅支應募殺繼遷賞典未行而德明納款朝廷受之潘羅支竟為德明所破蓋無遺類

以故西蕃無主蕃部聳昌廝均等遠赴三咩迎溫錢逋以保其地時年十二歲欲就河州起立文法起立文法蓋施設號令統衆之意有宗哥城蕃僧李遵與邈川首領溫逋奇誘略溫錢逋入國州城即唐廓州遂成立文法漸次蕃部歸順赴宗哥城住坐娶李遵女以遵為論逋論逋漢語宰相也祥符八年秋唃廝囉遣蕃部杜作往秦州東北斷頭山扇動蕃部欲別立文法至九年春南市蕃部郭廝敦引唃廝囉復遣李遵魚角蟬等領衆寇邊曹瑋令蕃官李廝郍金

伺知情實領兵邀戰于三都谷口大敗賊衆遁歸本道明年又遣免藥耳丁等諸羌兵馬入寇三都谷度龍口曹瑋復破之蕃衆退遁由野吳谷截山過永寧等寨瑋又遣兵追至啞兒硤西再戰漢兵不利而還魚角蟬遂留古渭欲招集蕃部瑋令首領張小哥（今訥支藺氊祖）撓散之李遵又使唃厮囉領兵往西涼府有所討伐而以敗歸唃厮囉怨為李遵所使因而搆憾李遵姪訥厮結等竊誘唃厮囉往邈川城就溫逋奇住坐以溫逋奇為論逋至

天聖九年十二月溫逋奇遣甥甥齎蕃字鞍馬乳香入漢告稱唃厮囉乞通和秦州以聞蒙朝廷宣賜唃厮囉溫逋奇對衣金束帶銀器衣著後又差人入漢進謝恩馬准天聖十年九月六日宣唃厮囉除寧遠大將軍愛州團練使每月支大綵一十五疋角茶一十五觔散茶五十觔溫逋奇除歸德將軍月支大綵十疋角茶五觔散茶五十觔因賜物有差溫逋奇復叛幽唃厮囉置穽中防守而身領兵他出防守人同謀出唃厮囉收集人

唐馬以拒溫逋奇閉城相持溫逋奇敗死因此遂于青
城住坐至今景祐二年十二月除授保順軍節察留後
月支大絲三十疋角茶三十觔散茶一百觔寶元元年
十二月除保順軍節度使每年支大絲一千疋角茶一
千觔散茶一千五百觔至康定二年正月除保順河西
等軍節度使自後郊禋並蒙加恩至祫享恩命即今係
推誠順化忠亮翊戴功臣西番邈川大首領保順河西
等軍節度使洮州涼州管內觀察處置押番落等使特

進檢校太尉使持節洮州涼州諸軍事洮州涼州刺史
兼御史大夫上柱國武威郡開國公食邑九千户食實
封二千四百户見住青唐歷精耶早城唐廓州也去漢
約一千二百餘里蓋蕃俗以其慈厚故呼為唃厮囉年
約六十五六歲即不知所管部族兵馬的確謹具本末
奏聞

奏第二狀

臣自受命知秦州到任體問邊事本州西路堡寨熟户

蕃部之外即與西蕃唃厮囉地界相接頃年唃厮囉有長男瞎氊第二男磨氊角皆叛其父瞎氊在河州磨氊角與母安康郡君李氏在宗哥耶卑城住坐分據土地部族各立文法其磨氊角與夏國及邈川首領溫郢成俞龍通和溫郢成俞龍父溫逋奇早年為唃厮囉所殺結為世讎有此三部分牽制事力不得齊一嘉祐三年二月中瞎氊磨氊角並因患亡歿各有子蒙朝廷補署承襲又緣瞎氊長男木征自父在日即被青唐族蕃官

瞎廝鐸心并男瞎欒勾扇出離河州見在近漢地名摽納城居止即未能統服蕃部其河州側近雖有木征弟瞎吳叱等係軍主名目亦無力量所有磨氈角男瞎隻欺丁及祖母李氏已與諸酋領歸順唃廝囉當年十二月唃廝囉遂離本住青唐即日見在宗哥耶卑城與李氏并瞎隻欺丁同居其溫郢成俞龍亦已於嘉祐四年四月因患亡歿後來唃廝囉第三男董氈不住領人馬攻刼郢成俞龍男溫埸波訥令支地分收降通斫令等

城并人口孳畜不少見更侵迫邈川城又自嘉祐五年秋冬至今年春以來與夏戎連兵相持多是董氊摠率兵馬鬬戰屢次摧破夏人枝梧不暇自去年夏秋不住據沿邊探報稱有西界首領忙迷等賫送金器錦帛并駱駝般馱信物赴唃廝囉投下商量和斷結婚夏戎屢遣使人唃廝囉久未聽許已上事節臣已於嘉祐五年九月及嘉祐六年八月兩次具狀奏聞訖緣秦州寨外熟户有順漢者有順夏州者有順西蕃者有並不順屬

名生户者參雜住坐以此道路不通商賈不行自來只
憑邊寨蕃官體探事宜所以難盡情實去秋竊聞夏戎
遣首領詰闕已是妄有邀求大作點集兵厭秦境其置
寨處去邊界止七八十里威遠古渭熟户蕃部逃入山
林依險自固謂必乘勢侵軼不意漸却抽還料是與唃
厮囉和斷未成懼董氊乘虚襲其後自後經冬以至今
春緣邊探報二羌絕不復交兵竊慮已是通和近復聞
夏戎所遣使輒借稱官號不循常禮若二羌果通恐遂

搆邊患又董氊娶契丹女為妻契丹與西蕃本自異類
風馬牛不相及而忽萬里通婚情實不測唐時吐蕃規
圖川蜀以維州嚴險控其要害遂潛將婦人嫁與此州
閽者而生二子二十年後蕃婦所生子為內應開門以
納蕃兵維州遂陷臣詳觀西蕃向時唃廝囉瞎氊磨氊
角分據地界各統部族今既併合為一力量足見強盛
又唃廝囉已是年老一旦殂歿董氊承襲其人驍悍善
鬭戰已為衆所服而又連婚契丹合從夏戎臣恐邊陲

之憂其所結連深固陰謀交通不可不過慮前西事之時寇兵雖不曾深入秦州境内然昊賊猶嘗略地至古渭以喁厮囉不與之通故不能定而還昨修築城寨時古渭之人猶以為辭迨至事勢頗異當時今勘會秦州管下所統蕃部蕃官一千五百餘人諸族帳共一十九萬八千有餘人騎平時羈縻外為屏蔽若緩急欲糾合不可恃以為用也而西路諸部族率多富實蓋秦州南通巴蜀控引諸蕃自關中諸路商旅之所萃止又自展置古渭一帶堡寨

深在蕃界蕃部交易為便故貨利湊集近裏諸寨城市為之寥索凡此皆所以名戎者但以向時未嘗被寇故守備諸事尤為因循朝廷所遣偏裨將佐頗比內地不出精選駐泊禁軍多見抽減即今見戍數雖不少然秦州堡寨四十餘所其係要害屯守處多又本州寨戶例皆單弱臣自到任常切招補安存訓練然非涇原環慶之比也今戎狄之情釁已萌是邊鎮預備之日若夫撫和戎落蒐補卒乘繕完堡壁除治器械此邊臣職分敢

不勵力至於綏懷戎狄選練將帥長策遠御事在嚴廟

臣忝當方面職思具憂臆度事幾愧於愚短謹具狀奏

聞冀加圖議

樂全集卷二十二

總校官中書臣朱　鈐
校對官中書臣吳　俊
謄錄監生臣左振麟